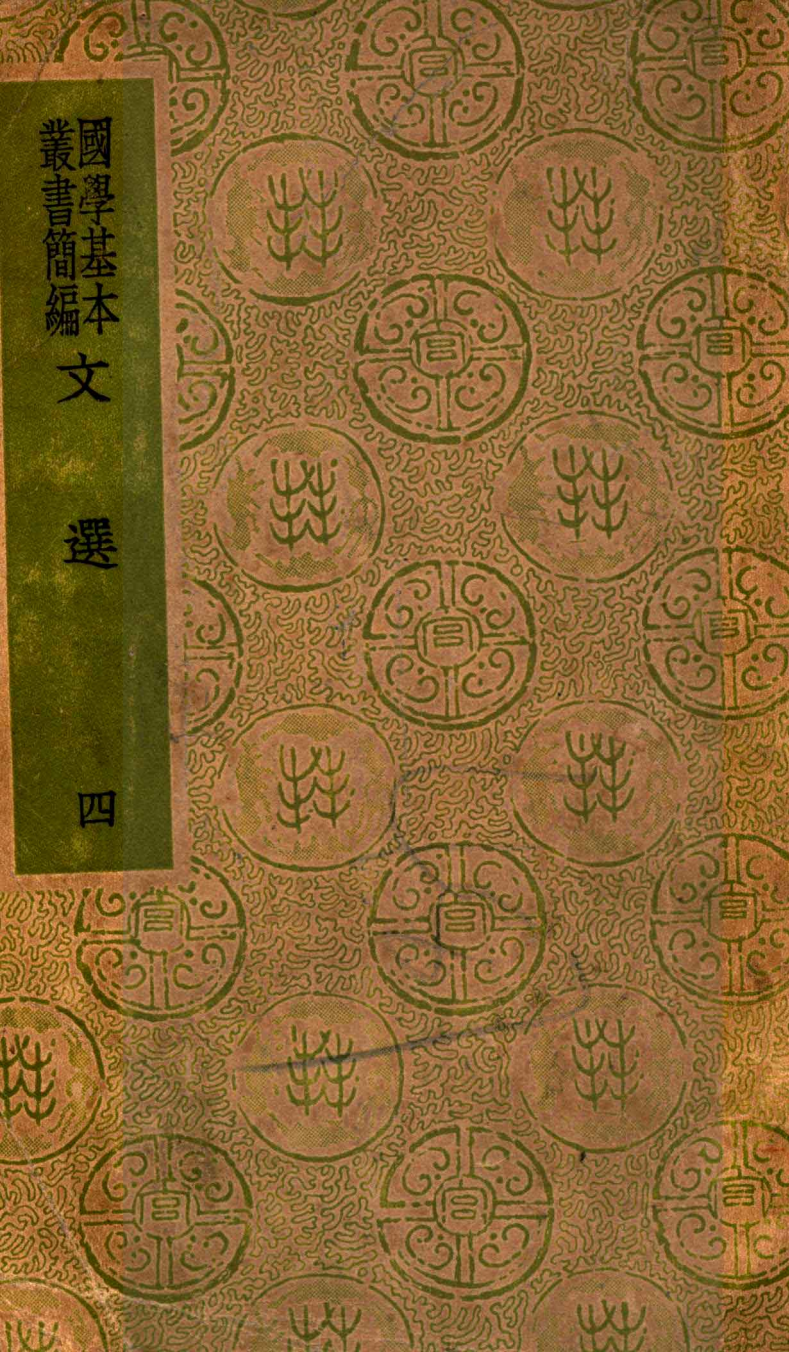


國學基本文選
叢書簡編

四



文選

卷五十三

論三

養生論一首嵇喜爲康傳曰康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藥以爲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

嵇叔夜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王逸楚辭注曰謂說也鄭玄禮記注曰致之猶言至也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

此以往莫非妖妄者養生經黃帝問天老曰人生上壽一百二十年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鄭玄禮記注曰

粗疏也說文曰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角而論之其有必矣較廣雅曰似特受異氣稟

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夫自然者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

可數百年可有之耳天老養生經老子曰人生大期以百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

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漢書曰上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

也周易曰渙其大號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毛詩曰終朝采綠終朝謂從旦至食時囂然

也水漿不入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古眠字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夜分而

漢書劉向曰夜觀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僅劣也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
 星宿或不寐達旦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僅劣也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
 衝冠淮南子曰荆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高漸離宋如意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
 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爲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焦爛必一溉者
 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種曰稼言種穀於湯之世值七年之旱終歸是死而彼一溉之苗則在後枯亦猶人處於俗同皆有死能攝生者則後終也孫卿子曰禹十年
 水湯七年旱說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淮南子曰大怒破陰大喜墜陽
 文曰溉灌也喜樂過差傷人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國語子餘謂秦伯曰使是以君子知形
 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也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故脩性以
 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老子曰我獨泊然而未兆說文
 和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莊子曰吹陶呼吸吐故納新爲夫田種者一畝十斛
 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汜勝之田農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七
 畝得百斛也區音鄔侯切一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
 曰謂區隴而種非漫田也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
 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經方小品倉公對黃帝曰大豆多食令人身重博物志合歡蠲
 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神農本草曰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崔豹古今注曰合歡樹似梧桐枝葉繁互
 萱草言樹之背毛萇詩傳曰萱草令人忘憂名醫別錄曰萱草是今之鹿葱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養生要曰大蒜勿食葷辛害目
 忘憂名醫別錄曰萱草是今之鹿葱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養生要曰大蒜勿食葷辛害目

又曰：豬肉損人，與豬同。說文曰：蒜，葷菜也。蝨，山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抱朴子曰：今頭虱著身，皆稍變而薰與葷同。豚魚無血，食之皆不利人也。蝨，乙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抱朴子曰：今頭虱著身，皆稍變而素果無定質，移易存乎所漸。本草名醫云：辟香，形似麝，常食柏葉，五月得香。又夏月食，頸處險而癭，非齒蛇多至寒香。滿入春，患急痛，以脚剔去，著矢溺中覆之，皆有常處。人有遇得，乃勝殺取。頸處險而癭，非齒居晉而黃。淮南子曰：險阻之氣多癭，謂人居於山險樹，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方言曰：延年長也。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本草曰：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久服不傷人，輕身益氣，不六芝延年，中藥養性，合歡、獨活、蔓草、忘憂也。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禮法言曰：哇則鄭李軌曰：哇，邪也。周禮曰：凡齊事，饗以五穀，麻黍稷麥豆也。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腸胃。莊子曰：聲色滋味之於人心，不周禮曰：凡齊事，饗以五穀，麻黍稷麥豆也。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廣雅曰：悖，亂也。文子思慮銷其精神，曰：鬻，謂練化之，鬻今之煮字也。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左氏傳：子產曰：蕞爾小國，哀樂殃其平粹。文子曰：人之性欲平，又曰：真人純粹，應劭漢書注曰：粹，淳也。易竭之身，而外內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倦，以致乏絕。黃帝曰：有病心腹滿，此何病？岐伯曰：此飲食不節，故時病。七發曰：百病咸生。漢書杜欽上疏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也。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莊子曰：終天年，不中道夭者，是智之盛。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方言曰：悼，哀也。笑悼，謂笑其至于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莊子曰：藏乎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穀梁傳：荀息曰：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智以下也。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老子曰：未兆易謀。

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爲受病之始也。韓子曰扁鵲謂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

記曰扁鵲療簡子東過齊見桓侯東晉曰齊桓在簡子前且二百歲小白後無齊桓侯田和子有桓公午

去簡子首末相距二百八年史記自爲舛錯章昭曰魏無桓侯臣瓚曰魏桓侯新序曰扁鵲見晉桓侯然

此桓侯竟不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

知何國也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

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吠犬滄外而泄之以尾

間尚書曰濬畎澮距川孔安國曰一畎之間廣尺深尺曰畎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深之亦入海也莊

子曰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闕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司馬彪

曰尾闕水之從海出者也一名沃焦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闕者聚也水聚欲坐望

族之處故稱閭也在扶桑之東有一石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燃盡故名沃焦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說文云希望也穀梁傳荀息

患在一又恐兩失內懷猶豫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尸子曰五尺大犬爲豫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爲猶顏

乃豫之所以爲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爲人將大行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俟如此往還至于終日斯

登木猶獸名聞人聲乃猶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

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淮南子曰豫章之生七年乃可知延叔堅曰

尤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希王逸楚辭注曰無聲曰靜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

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論語桀溺曰滔滔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弱凡

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莊子曰廣成子謂黃帝曰必

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

乃可以長生。老子曰：少私寡欲，如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左氏傳曰：名位異數，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

非貪而後抑也。厚國語：單襄公曰：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慎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

不可必司。馬彪曰：物事也。忠孝內也，而外事咸不信受也。淮南子曰：古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莊子曰：外物

之人，神氣不蕩乎外。莊子曰：虛室生白，向秀曰：虛其心，則純白獨著。是故外物不累其內。莊子曰：外物

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也。邪氣不能襲也，故其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理日濟，同乎大順。抱一為天下

德全而神不虧矣。故曰：聖人不思慮，不預謀也。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理日濟，同乎大順。抱一為天下

式河上公曰：抱守也。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為天下法式。王弼曰：一少之極也。式猶則也。文子曰：古之為道

者，養以和，持以適。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

和理出其性。老子曰：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大順也。河上曰：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白虎通曰：醴泉

公曰：大順者，天理也。鍾會曰：反俗以入道，然乃至大順也。河上曰：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白虎通曰：醴泉

也。酒。晞以朝陽，綏以五紵。毛萇詩傳：無為自得，體妙心玄。莊子曰：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

玄之又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曰：至樂無樂。郭象曰：忘歡而後樂

衆妙之門。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曰：至樂無樂。郭象曰：忘歡而後樂

全精復與。若此以往，恕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章昭曰：美皇之

古仙人也。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運命論一首運謂五德更運，帝王所稟以生也。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各象其類，興亡

李蕭遠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遊山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王命論曰：窮達有

必生聖明之君。春秋河圖：撥命篇曰：倉戲。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

相親也。不介而自親。介，紹介也。禮記曰：介紹而傳命。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爲玄同。論

語比考識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

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

赤，赤變黑；黑變黃，各三日。春秋潛潭巴曰：里社明，此里有聖人出，其明百姓歸天，辟亡宋均曰：里社之君

鳴，則教令行，教令明，惟聖人能之也。陶鳴之怒者，聖人怒則天辟亡矣。湯起於桀，桀亡，蓋此祥也。明與鳴古

字羣龍見而聖人用。易曰：見羣龍無首，吉。又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說苑鄒子說梁王曰：湯立以爲三公，毛詩曰：實維阿衡。

左右商王，毛萇傳曰：阿衡，伊尹也。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尙父於周。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于周西伯六

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遣汝師，王乃齋戒三日，田于渭

陽，卒見呂尙坐茅以漁，毛詩大雅曰：維師尙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

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呂氏春秋曰：凡亂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及遠，始乎本而後及末，亦然。故

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黃石公記序曰：黃石者，神人也。有上略、中略、下

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漢書曰：張良以

公喜，常用其策，爲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漢書：張良乃說項梁，立韓成爲韓王，而漢然

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錄圖，事應乎天人，其可

格之賢愚哉。春秋考異郵曰：稽之錄圖，參於泰古，易坤靈圖曰：湯臣伊尹，振鳥鵲，春秋命曆序曰：文王受

東國謀襲鄭伯，晉戎同心，遮之穀，反呼老人，百里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天

子哭語之，不知泣血，何益？蒼頡篇曰：格，量度之也。

降時雨山川出雲

禮記文也鄭玄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輔佐聖人也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

詩大雅文也箋云申伯甫侯也毛萇傳曰翰

爲周也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

呂氏春秋曰世幽王之惑褒女也祆始於夏庭

史記曰神龍二止於

夏帝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瘞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

策告之龍亡而瘞在夏氏乃憤而去之比三代莫之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瘞流於庭不可除厲王

使婦人裸而譟之瘞化爲玄黿以入王後宮後宮童妾既亂遭之既筭而孕無夫而生一女子懼而棄之

宣王之時童謠壓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於道而鄉者後

宮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棄子以贖罪棄子

出於褒是爲褒姒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爲后后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鄠山下瘞仕濫切曹伯陽

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

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陽

卽位好畋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且言畋弋之說悅之因訪政事叔孫豹之曙豎牛也禍成於庚宗

左氏傳曰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過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魯人召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余子

長矣召而見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田於蒲丘遂遇疾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實饋于介

而退弗進則置虛器吉凶成敗各以數至

春秋考異郵曰吉凶有效存亡出象王命論曰驗行事咸皆不

命徹叔孫不食卒

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

河洛謂河圖

文德卽文王也武謂武功卽武王也言以文德受命者或及成王定鼎於郊邠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

七世九世而漸衰微以武功興起者或六世八世而謀也

及成王定鼎於郊邠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

命也左氏傳王孫滿之辭也其世之多少年之短長皆天所命也七九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言自成

厲王凡有八世卽應七而衰也毛二霸之後禮樂陵遲二霸齊桓晉文也自厲王至于二霸之卒凡有九

詩序曰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毛二霸之後禮樂陵遲世卽應九而衰也毛詩序曰禮義陵遲男女淫奔

也。文薄之弊，漸於靈景。教以文，霸之卒，至于景王。凡有六世，即文謂尊卑之差，制也。魯書大傳曰：周人之教，以文上。周之王，辯詐之僞，成於七國。言文薄既弊，詐僞乃成也。七國謂韓魏齊趙燕楚。末者也。辯詐之僞，成於七國。秦也。自景王至于七國，凡有八世，即應八而謀也。酷烈之極，積於亡秦。言詐。成故加以酷烈也。解嘲文章之貴，棄於漢祖。言周人之教，以文故漢承之以貴也。漢書曰：陸賈為太中大夫，賈時上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逋公。以馬為上得之。安事詩書也？仲長子昌言：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家語以德行著，名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通。又曰：顏回字曰：漢祖輕文學而簡禮義。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家語以德行著，名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通。又曰：顏回字多謙退，性揖讓於規矩之內，閭閻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國語曰：孔子朝與上大夫言，問閭如也。孔安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史記曰：甚哉魯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周易子曰：君子知幾其神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韓康伯曰：在言曰：騶騶之馬亦驥之乘，騶騶之人亦顏之徒也。顏嘗歸夫子矣。李軌：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言小曰：希望也。顏回嘗望孔子也。禮含文嘉曰：從容中道陰陽度行也。薄故孔孟所不能援也。孟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史記曰：公以孔子為司寇，桓子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恐獲罪去衛，衛靈公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史記曰：楚昭王與師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有且楚之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若用之，則楚國安得世乎？曰：無有。且楚之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將帥有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國安得世乎？曰：無有。且楚之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將帥有王在鎬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數千里乎？文王乃止。武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史記曰：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語曰：楚昭王聘孔子，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語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蔡大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以仲尼之

行也而招毀於叔孫。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也猶

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周易曰智周萬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文子曰未嘗聞任氏之風

俗其不可與經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

主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孟子曰伯魚生後

也公謂魯侯也卿謂季氏也列子楊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史記曰伯魚生後

朱曰孔子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也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史記曰伯魚生後

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伯牛閔子顏回則具體而微劉熙曰體封己養高勢動人主。國語叔向

封己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疏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

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聞其言。論語

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家語曰卜子夏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陳羣論語注

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陳羣論語注

曰不得有非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

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

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原楚賢臣也。被讒遂投江而死誼追傷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

樂天知命矣。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漢書孫寶曰道不

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管子曰水有大小出之溝流於大水及海

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淮南子曰：夫水者，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上天爲雨，露下地爲潤澤，無公

月土潤，海暑鄭玄云：土潤謂塗濕也。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廉正而長久，

乎？清其濁，無不家塗，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管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呂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

子曰：夫水淖溺以清，好灑人之惡，仁也。案式甚切。達也，道得於此，夫忠直之迂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禮記注曰：迂，犯也。鄭玄

則窮達一也。堆出於岸，流必湍之。廣雅曰：秀，出也。論衡曰：風衝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史記曰：商君說秦孝公曰：「夫前

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監不遠，覆車繼軌。毛詩曰：殷鑒不遠，晏子春然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

而成名也。史記司馬遷曰：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班固漢書贊曰：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家語曰：不觀巨

之患。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下流多謗議。彼所以處之，蓋有筭矣。蒼頡篇曰：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

在天，論語：子夏曰：商聞之。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論語：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商周，百里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論衡曰：命吉不求自得，富貴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論語：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也。與？命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蓬蔕戚施之人，莊子曰：原

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諛不爲也。司馬遷報任安書曰：「苟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合取容毛詩云：燕婉之求，蓬蔕不鮮。又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杜預注曰：俛

仰伏也。鄭玄毛詩箋曰：蓬蔕，親人顏色而爲辭，故不能俯。又曰：戚施，下人以色，故不能仰。史記曰：蘇秦、張儀逶迤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

之如響。毛詩曰：鄭忌其應我若響之應聲也。以閱看爲精神，以向背爲變通。周易曰：變通者，趣時者也。勢之所集，從之如歸。

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孟子曰：太王居闕，狄人侵之，乃踰梁山，邑于岐山下，從者如歸，市焉。其言曰：名

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老子曰：名與身孰親？得與失孰貴？孰病？也。家語曰：子貢曰：故遂絜其

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杜預注：左氏傳曰：冒，貪也。脈脈然，自以為得矣。爾雅曰：脈，相視也。郭璞

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尸子曰：義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義之

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去鼻決目，崇侯虎蓋知伍子胥之屬音鏤力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

夷於楚也。左傳曰：吳將伐齊，越子率其屬以朝焉。王及列士皆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秦吳也，使

殺連尹奢子而弗圖，將焉用之？子常曰：是瓦之罪也。乃殺費無極。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其國。蓋譏汲黯

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漢書曰：汲黯為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召為主爵都尉，又曰：上以

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蓋笑蕭望之跋扈躐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漢書曰：前將軍

大夫周堪，建白以爲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興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毛

詩曰：狼跋其胡，載躐其尾。漢書曰：成帝立丞相，奏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慙不食，道病死。故夫達者

之筭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爲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爲天子，不如

仲尼之爲陪臣也。左氏傳：王饗管仲，管仲曰：陪臣敢辭。杜預注曰：諸侯之臣曰陪臣。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爲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

閭其門也。漢書曰：拜王莽爲大司馬，又曰：董賢代丁明爲大司馬，揚雄自序曰：雄家代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又曰：董仲舒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文。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必須富乎？

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論語：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又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家語曰：原

憲宋人字子思清其爲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約守節貧而樂道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飲滿腹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也其爲名乎則善惡書于史冊毀譽流於千載淮南子三代桓公新論曰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事仲尼譬如渴而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樂賞罰懸於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廣雅曰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之惡千載之積毀也樂目之娛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漢書曰王莽於五都司市師褰裳而涉汶問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毛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公羊傳曰莊公會諸市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漢書曰尉佗魋結照虔也魋音椎今兵士椎頭結張揖上林賦注曰魋髮後垂也魋即髻字也子正文引此而爲髻字漢書曰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又枚乘上書曰夫漢轉粟西向不如海陵拔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之倉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毛萇詩傳曰京丘也鄭玄曰庚露積穀也夜光璵余璠煩之珍可觀矣爾雅曰拔衽曰擯廣雅曰拔插也並初洽切淮南子曰鍾山之玉范子計然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與夫如是也爲物甚衆爲己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呂氏春秋曰凡事之本必璠斂杜預曰璠璠美玉也夫如是也爲物甚衆爲己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身也寶風驚塵起散而不止風驚塵起喻惡積而不滅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左氏傳曰昭元年晉侯求醫於秦秦使醫和視之和曰是謂近女室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爲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今君不節能無及此乎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爲見身名之親疎分榮辱之客主哉言奔競之倫禍敗若此而乃德義分榮辱客主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周易曰天地之大義哉言惑之甚也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淮南子曰古之人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

卒養其欲也。為天下掩衆暴。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冒貪也古

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胡乎邪正之分。呂氏春秋曰衆不

及衆邪之所積。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筭。其昭然矣。爾雅曰權輿始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

禍福之門也。管子曰。為善者有福。為不善者有禍。孟子曰。仁禍則取輕呂氏春秋曰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

則榮。不仁則辱。孫卿子曰。先義後利者榮。先利後義者辱。故君子舍彼取此。言舍欲利而取仁義也若

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周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言君子之性語默出

常不改其操。似天動星迴。而北辰常居其所。而不改也。論語子曰璣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尚書曰璣

齊七政。孔安國曰。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馬融曰。璇璣。渾天儀。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

以燕翼子者。毛詩大雅文也毛萇傳曰燕安也翼敬也箋云貽猶傳也孫順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論

管子曰。以能問於不能。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辯亡論上下二首

孫盛曰。陸機著辯亡論。言吳之所以亡也。

陸士衡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好臣謂董卓也。答賓戲曰。王塗蕪穢。周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

答賓戲曰。廓帝紘。恢皇綱。劇秦美新。曰。皇綱弛而失其政。姦臣竊國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

張尚書傳曰。紊亂也。新序曰。及定王。王室遂卑矣。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廣雅曰。駭起也。漢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又魏相

曰。救亂誅暴。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吳志曰。漢以孫堅為長沙太守。董卓專權。諸州郡並與義

渡策陰謀襲許迎漢帝繁欽辨惑曰吳人者以船楫爲輿馬以巨海爲夷庚咸榮緒晉書挾天子以令諸
司徒王謐議曰夷庚未入乘輿旅館然夷庚者藏車之所崔駰達旨曰攀台階闕紫園挾天子以令諸
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戰國策張儀謂秦惠王曰挾天子以令天下此王業也毛詩曰戎車旣次羣凶側目
大業未就中世而殞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邸郡側目范曄後漢書陳蕃上用集我大皇帝吳志曰權葬以
奇蹤襲於逸軌叡心因於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國語樊穆仲對宣王曰魯侯賦事行刑必
修政法文武成康遺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束帛旅
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賚賚孟子曰夫招士以弓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
而景驚異人輻湊猛士如林班固公孫弘贊曰異人並出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於是張昭爲
師傅吳志曰權待張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入爲腹心出作股肱威將軍南郡太守子明汝南人也爲武
臣頌毛詩曰越越武夫公侯腹心甘甯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臨江人也少有志氣力好游
俠拜西陵太守又曰凌統字公績吳郡人也拜偏將軍又曰程普字德謀右北平人也領江夏太守遷潁
寇將軍又曰賀齊字公苗會稽人也爲斬春太守又曰朱桓字休穆吳郡人也拜前將軍領青州牧又曰
朱然字義封朱治姊子也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吳志曰韓當字
年十三乃啓策乞以爲嗣爲左大司馬右軍帥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吳志曰韓當字
遷昭武將軍又加都督之號又曰潘璋字文珪東郡人也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又曰黃蓋字公覆零陵
人也拜武鋒中郎將加偏將軍又曰蔣欽字公奕九江人也拜右護軍又曰周泰字幼平九江人也拜漢
中太守奮威將軍尚書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諸葛瑾已見三國名臣頌吳志曰張昭長
曰子欲宣力四方汝爲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諸葛瑾已見三國名臣頌吳志曰張昭長
威將軍又曰步騭字子山臨淮人也孫權爲討虜將軍召騭爲主記權稱尊號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
代陸遜爲丞相諡育門生手不釋卷蔡邕陳太丘碑曰紆佩金紫光國垂勳

岱以器任幹職

吳志曰顧雍代孫也弱冠從宋仲子學其所選用文武將吏隨所任心無適莫又曰潘

汝南人也。權拜上將軍。亮即位。遷揚州牧。又遷大司馬。又曰。呂岱字公幹。廣陵人也。奇偉則虞翻。陸績。張

溫張惇以諷議舉正人也孫權統事辟爲奏曹掾又曰張溫字惠恕吳郡人也權拜議郎徙太子太傅甚

見信重矣錄曰強悍字叔方吳郡人也德量淵懿清虛淡泊又善文辭孫權以爲車騎將軍出補海昏令毛詩曰出入諷議奉使則趙咨沈珩衡以敏達延舉吳志曰

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吳書曰。吝字德度。南陽人。拜騎都尉。又曰。沈珩。字仲山。吳郡人也。權

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也。曰。何以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備豫。文帝善之。以奉使有稱。衛攸則吳範。甯以幾羊。協憲。章昭。漢書注曰。

志曰吳範字文則會稽人也以治曆數知風氣聞於郡中權以範爲騎都尉領太史令又曰趙達河南人治九宮一算之術究其數旨系諸行而王莽每令達有所進步皆如其言呂忱字林曰幾夭祥也居友

切也天文志曰臣共憂患其察也禮祥如淳曰呂氏春秋曰荆人也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也吳志曰董襲字元

將軍曹公出濡須口襲從權赴之襲督五樓船往濡須口夜卒暴風樓船傾覆左右散走遠軻乞使襲出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殯又曰陳

武字烈廬江人也累有勞進位偏將軍建安
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喪
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吳志曰駱統字公緒會稽人也
權召爲功曹志在補察苟所聞

見夕不待旦又曰劉繇長子基字敬興權爲吳王基爲大司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權欲謀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左氏傳士季謂晉侯曰詩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

無遺謂舉不失策上曰舉無遺策動不失其中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謂角

與其天轉子重爭也漢書鄭玄周孫禮復注曰吳稱楚上之曰王衡西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漢書晁錯曰倍勝浮鄧塞去之